

HONORÉ DE BALZAC

傅雷译 巴尔扎克作品集

2

亚尔培·萨伐龙 高老头

〔法〕奥诺雷·德·巴尔扎克 著
傅 雷 译

傅雷译 巴尔扎克作品集

2

亚尔培·萨伐龙 高老头

〔法〕奥诺雷·德·巴尔扎克 著
傅 雷 译

北京日报出版社

本册说明

本册收录傅雷译巴尔扎克《亚尔培·萨伐龙》和《高老头》两部作品。在《人间喜剧》总目里，这两部作品都属于“风俗研究编”的“私人生活栏”。

《亚尔培·萨伐龙》初译于1944年2月，于1946年5月第一次由上海骆驼书店以单行本出版。《高老头》初译于1944年12月，于1946年8月第一次由骆驼书店出版；1951年7月，译者重新梳理旧译本，曾“以三阅月的功夫重译一遍”，并撰写《重译本序》后交由平明出版社再版；1963年，在“重译本”基础上，译者再次“重改”修订，并撰有序言一篇（已佚），于1978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三次出版。本册即以此为底本，并参照译者重改本手稿，仅改正个别错字和误排之处。为方便读者阅读，对异体字等则按照现行出版标准予以改正。其余的部分均保持原貌。

目录

亚尔培·萨伐龙	1
高老头	93
重译本序	95
伏盖公寓	97
两处访问	134
初见世面	160
鬼上当	202
两个女儿	250
父亲的死	277

亚尔培·萨伐龙

在王政时代，特·华德维男爵夫人的府第，是勃尚松总主教来往而颇有感情的几处沙龙之一。这位太太，简括一句，算得勃尚松妇女界顶有势力的人物。

特·华德维先生是大名鼎鼎的华德维的侄孙。那位过去的华德维又是杀人犯和叛教徒中最幸福最显赫的一个，古古怪怪的轶事，讲起来未免太偏于掌故了。叔祖是捣乱得厉害，侄孙却安静到极点。在贡台这一郡里过着蛀虫在板壁里那样的生活之后，他娶了望族特·吕泼家的独养女儿。特·吕泼小姐把年收二万法郎的田产，和华德维岁入一万法郎的不动产联合了起来。瑞士贵族的盾徽，（华德维祖籍是瑞士），给嵌入特·吕泼家老盾徽的中心。这件从一八〇二年就决定的婚事，直到一八一五年第二王政时代以后才履行^①。特·华德维夫人生下一个女儿三年之后，母家的祖父母辈全都下世，遗产清算完了。华德维家便把老屋出卖，搬进州公署街特·吕泼家美丽的府第，大花园一直伸展到石梯街那边。华夫人在家时是虔诚的姑娘，婚后更其来得虔诚了。她是居士会里女后之一，这个社团给勃尚松的高等社会蒙上一副阴沉的面貌，一派假贞节的态度，跟这个城的性格正好调和。

特·华德维男爵先生是一个枯索的男人，没精打采的，迟钝的，好像疲乏已极，可不知给什么弄乏了的，因为他有的是颛顼愚昧的福气；但因

① 史家称法国大革命后拿翁失败波旁王族复政时期为王政时代：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六月为第一王政时代；一八一五年七月至一八三〇年为第二王政时代。

他的太太是一个头发金褐色的女子，性格的冷酷变成了话柄（“像华德维太太一样的尖刻”这句话，至今还有人说），所以司法界里几个爱打趣的便说，男爵是给这块岩石弄乏了的。吕泼这个字，在拉丁文里的语源，确是岩石的意思。一般观察社会深刻的人，定会注意到洛萨莉是华德维和特·吕泼两家联姻后唯一的结晶品。

特·华德维先生的生活，消磨在一所富丽的车床工场里，整天的车磨着。补充这生活的，是他欢喜集藏的脾气。一般研究疯狂的哲学家医生，认为这种收藏癖集中在零星小件上时，即是精神失常的初步。华德维男爵搜罗贝壳，昆虫，和勃尚松地区的地质断片。有些好持异议的人，尤其是妇女，提到特·华德维先生时总说：“他真高尚呀！”从初婚起他就看到不能制胜妻子，便专心于机械的工作和讲究的饮食了。

特·吕泼的府第不乏相当的豪华，堪和路易十六的壮丽匹配，显出一八一五年上两大世家混合起来的贵族气息。府内闪耀着一种古老的奢华，够得上古董的资格。雕成树叶形的水晶挂灯，中国绸缎，大马士革的绫罗，地毯，金漆的家具，一切都跟古老的号衣古老的仆役调和。虽然用的餐具是家传的黝黑的银器，餐桌正中放着大玻璃盆，四面围着萨克司出品的瓷器，肴饌却精美非常。华德维先生为了消遣和调剂生活起见，躬自做厨房与酒窖的提调，他挑选的酒，在一州里颇负盛名。特·华德维夫人的财产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她丈夫的一份，只是露克赛的田地，岁入一万法郎左右，从没增加过一笔遗产。无须特别提的，是特·华德维夫人和总主教间亲密的交情，使她府上常有教区里三四位优秀的有风趣的神甫出入，都不讨厌吃喝。

一八三四年九月初，在不知为了什么大庆而举行的一次盛宴中，正当太太们团团围在客厅炉架前面，先生们一组组的站在窗框前面时，仆役忽然通报特·葛朗赛神甫来到，他一出现，全场便起了一阵欢呼。

“唔，喂！那件官司呢？”有人对他嚷着。

“赢了！”这位副主教回答。“我们本已绝望的法院判决，您知道为什么……”

这句话是指一八三〇年以后的法院组织，正统派几已全部辞职。

“判决书宣告我们全盘胜诉，把初审的判决变更了。”

“大家以为你们是输定了呢。”

“没有我，的确输定了。我把我们的律师打发到了巴黎去，正当要上庭交手的时候，我找到一个新律师，靠了他才打赢了，一个了不起的人物……”

“在勃尚松吗？”特·华德维先生天真地发问。

“在勃尚松，”特·葛朗赛神甫回答。

“啊！不错，是萨伐龙，”坐在男爵夫人近旁的一位俊俏的青年，名叫特·苏拉的说。

“他花了五六夜工夫，吞下那些文件那些案卷；跟我商议了七八次，每次都是好几小时，”特·葛朗赛神甫——他从二十天以来还是初次在特·吕泼府上露面呢——接下去说，“终于，萨伐龙先生把我们的敌人从巴黎请来的名律师完全打败了。这个青年人真是奇妙，据推事们说。这样，僧侣会获得了双重的胜利。第一它在法律上得胜了，第二它战胜了市政府的辩护人，就是在政治上战胜了自由主义。我们的律师说：‘我们的敌人不该以为毁坏总主教区的利益会到处受人欢迎……’庭长不得不迫令听众默静。所有的勃尚松人都拍手叫好。于是旧修道院的房产，仍归勃尚松大寺的僧侣会管理。萨伐龙先生并且在离开法院时邀请他的巴黎同僚吃饭。那位同僚接受之下，对他说：‘谁得胜，谁荣耀呀！’还毫无怨恨地祝贺他的胜利。”

“您从哪儿觅来这个律师呢？”特·华德维夫人问。“我从没听人提过这名字。”

“可是您从这里就可望见他的窗子，”副主教回答。“萨伐龙先生住在石梯街，他的花园跟府上只隔一堵墙。”

“他不是贡台郡人，”特·华德维先生说。

“他什么地方的色彩都没有，简直不知是哪儿人，”特·夏洪戈夫人说。

“那么他是什么呢？”特·华德维夫人说着，一边挽着特·苏拉先生的胳膊向餐室走去。“假如他是外乡人，什么机缘会使他定居在勃尚松？在一个律师，这真是挺古怪的念头。”

“挺古怪的念头！”年轻的阿曼台·特·苏拉应声说。

如今少不得要叙述一番这位特·苏拉的身世，才能令人明白这件故事。

历来法国和英国交换着一些虚浮的风气，因为连铁面无情的海关也阻拦不住，所以愈加持续不断。我们在巴黎称为英国式的时髦，在伦敦称为法国式，反过来也是如此。两个民族的敌忾，在两点上是消灭了，一是言语问题，二是服装问题。《天佑吾王》那支英国国歌，原是吕利^①替哀斯坦或阿太莉的合唱部分谱的音乐。英国女子穿到巴黎来的裙撑^②，是一个法国女子在伦敦发明的，就是那有名的朴茨茅斯公爵夫人，发明的经过大家知道；起先，人们把这裙撑当作笑柄，甚至第一个英国女子初次在蒂勒黎御园前面出现时，几乎被群众挤死；可是裙撑终究被接受了。这个风气控制了欧洲妇女有半世纪。一八一五年法国和列国讲和时，大家把英国的低腰身衣服嘲笑了一年，全巴黎的人都去瞧卜蒂哀与勃吕奈演出的《可笑的英国妇人》；但一八一六和一七年，法国女子的腰身，从一八一四年的紧扣乳房起，逐渐下降，直到显出腰部轮廓为止。近十年，英国又送了我们两件语言学上的小礼物。来源不甚清白的“纨绔子弟”这名词^③，原已化出三个后身：怪物，妙人，漂亮哥儿；它们却被英文里的“花花公子”（Dandy）和“狮子”（Lion）先后代替了去。狮子可并不连带产生“母狮”之名。母狮是从阿弗莱·特·缪塞有名的诗句里来的：“您曾否在巴塞龙那瞧见……那是我的情妇我的母狮。”在这两个名词和这两种主要观念之间，曾经有过一番融合，或者有过一番混淆，要是您爱这么说。胡闹也好，杰作也好，巴黎都尽多尽少吞得了；只消一桩胡闹的事叫巴黎人开怀之后，要外省人不来染指是不容易的。所以当“狮子”披着长发，挂着胡须，穿着背心，不用手帮忙而单靠面颊与眼眶的拘挛夹着眼镜，在巴黎大摇大摆时，某些省城里就可看到一些二等狮子，凭着连靴套长脚裤的风流典雅，对同乡们的不修边幅表示抗议。因此，一八三四年时，在阿曼台-西尔伐-雅各·特·苏拉身上，勃尚松瞻仰到了狮子。苏拉这姓氏，在西班牙占领时代^④写作苏勒

① 系法国十七世纪音乐家。

② 系十八世纪欧洲妇女用鲸鱼骨做的圆形架子，束在腰部，再穿裙子，使裙的外形特别饱满圆满。

③ petits-maitres 一词，原指一度与波旁家争王位的公蒂亲王的党徒。

④ 贡台地区在十七世纪前为西班牙领土，勃尚松为贡台的首府。贡台之成为法属领土，仅从路易十四朝中叶始。

耶士；勃尚松城内西班牙家庭出身的人，阿曼台·特·苏拉要算独一无二了。当初西班牙分发许多人到贡台来经营，却很少西班牙人住下。苏拉祖上的定居，是为了和红衣主教葛朗凡有联络之故。年轻的特·苏拉先生老讲着要离开勃尚松，凄凉的，佞神的，文学气息极薄的城，刀兵必经和长期驻兵的城；但它的风俗，动态，面目，都值得加以描绘。这个见解，便使这个前程渺茫的男子，在新街跟州公署街相接的地方，三间家具寥寥的屋内住下。

年轻的特·苏拉少不得有一头小老虎，这小老虎是他一个佃户的儿子，小厮十四岁身材臃肿的，名叫罢皮拉。狮子把小老虎打扮得很讲究：铁灰色的短布大褂，束着漆皮腰带，深蓝色瓦棱布短裤，红背心，上下半截颜色各别的漆皮长筒靴，黑带镶边的圆帽，有特·苏拉徽记的黄钮扣。阿曼台给他白纱手套，供给洗衣费，伙食自理，三十六法郎一月的工资，这就教勃尚松的女工们大吃一惊：一年四百二十法郎给一个十五岁的小厮，外快在外！所谓外快是旧衣服的出卖，肥料的出卖，苏拉把所蓄的两匹马中的一匹跟人交换时的酒资。用鄙吝的经济手段喂养的两匹马，统扯每年耗费八百法郎。从巴黎定购的化装品，领带，身上佩戴的小古董，成罐的鞋油，衣着，总计年需一千二百法郎。倘把小厮（或小老虎），马匹，超等衣着，和每年六百法郎的房金加起来，可以得到三千法郎的总数。可是年轻的特·苏拉先生的父亲，只传下四千法郎一年的进款，靠几块贫瘠的分种田，还需花本钱去经营，经营的结果对收益又毫无把握。狮子的生活费，零用钱和赌本，统共派到近三法郎一天。所以他常常在旁人家里用晚餐，午餐则吃得特别俭省。逢着迫不得已要自己破钞用晚饭时，他就派小老虎到一家饭铺去叫两盘菜，从不花到二十五铜子以上。在大众眼里，年轻的特·苏拉先生是一个挥霍无度，穷奢极侈的阔少；哪知这可怜虫要把年头跟年尾拉拢起来所运用的机智和本领，直可替一个高明的管家妇博得荣名。涂在靴或鞋上的六法郎的油，偷偷地洗了又洗以便戴三倍长久的五十铜子的黄手套，一条好戴三个月的十法郎的领带，四件二十五法郎的背心，连靴套的长脚裤；所有这些衣饰在一个首府会令人怎样起敬这个诀窍，是无人懂得的，尤其在勃尚松！既然在巴黎我们看到一般傻瓜花了三百法郎弄来的空架子，连烫发和一件荷兰细布的衬衫在内，进到一些妇

女家里，就能压倒最优秀的男子而博得她们的青眼，怎么又能教外省人不迷了心窍？

要是您觉得这个穷光蛋的成为狮子未免太便宜，那么得知道阿曼台·特·苏拉去过三次瑞士，而且坐着车，每天赶很少的路，巴黎去过二次，又从巴黎去过英国一次。他被认为见闻广博的游历家，能说：“在我所到过的英国……”富孀们对他说：“您这到过英国的人……”最远他到过龙巴地，环绕过意大利的几口湖。他阅读新出的书。还有当他在家洗手套的时候，小老虎罢皮拉总回报客人说：“先生在工作。”因此人家说：“这是一个思想很激进的人”，想借此减低阿曼台·特·苏拉的身份。阿曼台有本事用勃尚松派的俨然的样子，讲些流行的滥调俗套，使他有资格列为缙绅阶级中最博学的人物之一。他身上佩戴着流行的小古董，头脑里装着报纸检查过的思想。

一八三四年代，阿曼台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，中等身材，褐色头发，胸膛突得很厉害，肩头也照样的显著，大腿带些圆形，脚已经发胖，手又白又肥，从两鬓到下颌，留着一圈络腮胡子，短髭够得上跟军营里爷们的媲美，一张红红的大胖脸，塌鼻子，褐色的眼睛没有表情；并且毫无西班牙人的模样。他大踏步向着肥胖的路上走，那是对他的抱负大不利的。他指甲干净，胡子修齐，衣饰最细小的部分都整饬如英国派。所以人家把阿曼台·特·苏拉看作勃尚松第一美男子。每天按时到府的一个理发匠（每年花费六十法郎的另一豪举！），预言他将是批评时装和风雅问题的权威。阿曼台起身很迟，梳洗完毕之后，约莫中午时分骑马出门，到他的一处分种田上打枪。对这件事情，他和晚年的拜伦一样重视。随后在三点左右回家，一路在马上给女工们和路人们瞻仰。他所谓的“工作”——只要做到四点，之后，他开始更衣，去赴人家的晚宴，把黄昏消磨在勃尚松贵族家里打韦斯脱^①，到十一点回家睡觉。再没一种生活更合时，更本分，更无疵点的了，因为星期日和节日的教堂仪式，他都准到。

要您懂得这种生活是如何阔绰，必得把勃尚松说明几句。没有一个城

① 系十九世纪最流行的牌戏。

市比它对进步更深闭固拒的了。勃尚松的官吏，公务员，军人，凡是巴黎派来当一个什么差使的，一股脑儿被包括在“客帮”这个颇有意义的名词之内。客帮是个中立圈，好似教堂一般，是城里的贵族社会和中等社会相遇的唯一场合。在这个圈子内，为了一言半语，一瞥一视，一举一动，就能在中产妇女和贵族妇女之间，发动这一家对那一家的仇恨，保持到老死，把分隔两个社会的不可超越的鸿沟愈加扩大了。除了格莱蒙-圣-约翰，蒲弗勒蒙，特·赛，葛拉蒙几姓，以及住在贡台区田庄上的几个大族以外，勃尚松最早的贵族，也不过追溯到两个世纪以前，被路易十四征服的时代。这个社会本质上是司法界构成的，那种傲慢，那种顽固，那种严峻，那种实际，以及那种不能和维也纳宫廷^①相比的高傲，因为勃尚松人在这一点上会模仿维也纳无耻的交际社会。什么雨果，诺第哀，傅立叶^②，替本地增光的人物，都谈不到，人家不理睬这些。贵族之间的婚姻，当孩子们在摇篮里的时候已经定局，最重大和最细小的事都在那时确定了。从没一个外乡人，一个不速之客溜进这些家庭；那些校官或有爵位的军官在此驻防时，哪怕是法国最高的门第出身，也得费尽心机才能教当地的贵族予以接待；为此所用的外交手段，恐怕泰勒朗亲王^③也会很欣幸的领教，以便拿到国际会议上去应用。一八三四年代，在勃尚松穿连靴套长裤的只有阿曼台一个。这已可说明年轻的特·苏拉先生的阔绰。再则，一件小故事可以使您彻底了解勃尚松。

我们这件故事开始的前些时候，州公署觉得需要为它的机关报从巴黎去请一位编辑，来抵制《大新闻报》在勃尚松发刊的《小新闻报》，和当年共和政府策动的《爱国报》。巴黎派来一个青年，完全不熟悉贡台的，一开场便串起《夏里伐里》派^④的角色来。中间派的首领，一个市政厅里的人物，把这个记者叫了来，对他说：“告诉您，先生，我们是一本正经的，不止是正经，而且是惹人厌的，我们绝对不愿人家使我们开心，我们

① 维也纳宫廷乃欧洲最古老的贵族，勃尚松的后起贵族竭力加以模仿。

② 以上诸人皆生于勃尚松。

③ 系拿破仑时代的外交大臣，后又与波旁家族沆瀣一气。

④ 系一八三二年巴黎发刊的著名讽刺报。

笑过之后就要懊恼得发怒。把文章写得像《两世界杂志》里最笨重的长篇大论一样的难消化，您还不过和勃尚松人的腔派仅仅合拍。”

编辑依了他的话，讲着最难懂的玄妙的土话，果然大受欢迎。

年轻的特·苏拉先生所以不曾丧失勃尚松上流社会对他的敬意，还是靠他们纯粹的虚荣心；贵族们很乐意装作适合潮流，能对那些到贡台来游历的巴黎贵族，提供一个和他们仿佛的青年。所有特·苏拉私下做的工作，骗人的玩意，表面的奢豪，骨子里的安分，都有着一个目的；否则这勃尚松的狮子早不在地方上了。阿曼台心想娶一个有钱的妻子，能有一天证明他的田庄并没抵押，证明他有着积蓄。他想教全城关心他，成为当地最美最风雅的男子，以便先获得洛萨莉·特·华德维小姐的注意，然后获得她的婚约！

一八三〇年，年轻的特·苏拉先生开始他花花公子的生涯时，洛萨莉才十四岁。一八三四年，特·华德维小姐的年龄，正到了少女们很易被阿曼台勾引大众注目的怪腔派吸动的时候。很多狮子是打了算盘，预备投机而做起狮子来的。华德维府上，十二年来每年有五万法郎的进款，支出却从不超过二万四，虽然他们每星期一五两次的招待勃尚松高等社会，星期一是晚餐局，星期五是夜会。这样，十二年来怎会没有每年二万六千的储蓄，用着这些旧家所特有的神不知鬼不觉得手段存放在一边！外面很普遍的相信，特·华德维夫人因为田产已经很多，所以她的积蓄在一八三〇年上以三厘利存放着。由此，洛萨莉的奁资，总该在每年四万法郎上下的收益。五年以来，狮子像田鼠一般的苦干着，为的要把自己的地位维持在严厉的男爵夫人的敬意的顶尖上，一边还得装出讨好特·华德维小姐自尊心的姿态。阿曼台在勃尚松的地位赖以维持的那些巧妙，男爵夫人胸中雪亮，并且因此很看重他。她三十岁时，特·苏拉就依在她的翼下：他胆敢赞美她，奉她为偶像，甚至能对她——世界上只有他能——讲述几乎所有的虔诚妇女都爱听的粗野笑话，她们靠着崇高的德行，尽可凝视深渊而不致失足，观看魔阱而不会陷落。您懂得为何这狮子连最平常的把戏都不玩么？他把自己的生活摊得明明白白，好像露天一样，谁都看得清楚，为的要在男爵夫人身畔扮作自甘牺牲的情人，好让她把不许肉体消受的罪恶，在精神上痛快一下。一个男人而能有特权把唐突的说话灌在一个虔婆耳

里，便是她心目中可爱的人物。倘若这模范狮子对人心认识更深的话，他大可毫无危险的在勃尚松女工中间干几件风流事，她们看他像王一样呢：用这种办法来对付严厉而假贞节的男爵夫人，他的事情只会更加顺利。在洛萨莉前面，这位律身谨严的家伙，显出是花大钱的阔客：宣扬着豪华生活，让她窥见一位时髦太太在巴黎当漂亮角色的远景，那儿他是将来要以国会议员的资格前去的。这些高明的手段获得完满的成功。一八三四年时，组成勃尚松高等社会的四十个旧家的母亲，提起年轻的特·苏拉先生，一律认为是勃尚松最可爱的青年；在特·吕泼府上，谁也不敢跟这红人争座，全勃尚松都把他看作洛萨莉·特·华德维未来的丈夫。关于这个题目，男爵夫人甚至已和阿曼台谈过几句，男爵的装聋作哑，更替这谈判加了一重保障。

因为有一天会成巨富而身价大增的特·华德维小姐，自幼在母亲很少出门（因为她那样的爱总主教）的特·吕泼府邸里教养长大，受着清一色的宗教教育束缚，受着母亲严格的道德管教，和专制的压迫。洛萨莉实在一无所知。研究过哥德利著的地理，圣经，古代史，法国史，加减乘除，一切都经过一个老耶稣会徒的严密检查，这好算知道什么事情吗？绘画，音乐，跳舞是禁止的，仿佛那些是不能美化人生而要败坏人生的。凡是各种针线和零星女红，男爵夫人都教给女儿：缝衣啦，刺绣啦，编织啦。十七岁的洛萨莉，只念过《传教徒通讯录》和一些关于贵族徽章学的书。报纸从没污过她的眼目。每天早上她给母亲带到大教堂去做弥撒，回来吃中饭，在花园里散步一会之后，做着女红，坐在男爵夫人旁边招待来客，直到晚餐时分。然后，除了星期一五之外，她陪着特·华德维夫人消磨黄昏，从不能超过母亲规定的发言量。十八岁时，特·华德维小姐是一个娇弱的少女，纤瘦的，平板的，黄头发，白皮肤，毫无表情。淡蓝的眼睛，在眼皮翻动时倒还美丽，眼皮往下一垂，有一团阴影罩在面颊上。轮廓整齐的额角，被几点红瘢损害了光彩。她的脸庞真像杜莱和班吕琪以前诸画家^①笔下的圣女：同样肥肥的脸盘，虽然单薄些，同样由耽想造成的带忧

① 系指文艺复兴早期的画家。

郁性的细腻，同样严肃的天真。她身上的一切，连姿势在内，都令人想起那些处女，只在细心的识者眼里，才在神秘光彩之下显出美。她有好看的但是红色的手，有女庄主般最美的脚，平常她穿着纯棉料的长袍；但在星期日和节日，母亲准她穿绸。她在勃尚松裁制的服装，把她装扮得几乎丑了；可是她的母亲倒想从巴黎的时装上获取妩媚，华丽，和风雅，靠着年轻的特·苏拉先生帮忙，她的装饰最细微的部分，都取法于巴黎。洛萨莉从没穿过丝袜或长筒靴，只穿纱袜和皮鞋。大宴会的日子，她穿着一件轻纱袍，垂着头发，脚上套了一双古铜色皮鞋。在洛萨莉的这种教育和谦卑的态度之下，藏着一副铁一般的性格。生理学家与深刻的人性观察家，会叫您大为错愕的告诉您，脾气，性格，性灵，天才，在家庭里会经过长时期的间隔而重现，跟所谓遗传病一般无二。因此才气和痛风症一样，有时会一跳两代。这种现象，我们可在乔治·桑身上找到一个著名的例子：撒克斯元帅的精力，气魄，观念，都在乔治·桑身上重现；因为她的父亲是撒克斯元帅的私生子^①。鼎鼎大名的华德维的果断，传奇式的豪胆，重又降临在侄曾孙女身上，再加特·吕泼族的固执与自恃血统高贵的傲气，愈加强化了她的个性。但这些优点，或这些缺点，倘您喜欢这么说，埋在这颗外表柔弱的少女灵魂里，其隐藏之幽深，不下于火山未成形前丘陵之下的熔岩。特·华德维夫人或许已窥到这双重的血统遗产，所以把洛萨莉管得那么严，甚至有一天总主教埋怨她待女儿太苛时，她回答说：“让我管教罢，大人，我是识得她的！躲在她皮肉底下的撒旦不止一个呢！”

男爵夫人对女儿的特别注意，尤其因为她认为这是她做母亲的荣誉攸关。再说她也无事可做。格罗底特·特·吕泼那时三十五岁，差不多是寡妇，因为丈夫车磨着各种木料的蛋盅，拼命要用硬木制造六根轴梗的轮盘，替他的宾客做烟罐；所以他的太太只能和阿曼台·特·苏拉毫无邪念的调调情。当这个青年人在她府上的时候，她忽而把女儿打发开，忽而把她叫回来，想从这颗年轻的心中发现一些嫉妒的动作，以便有驯服它们的机会。她模仿警察对付共和党人的办法；但她白费心力，洛萨莉绝不露出

① 撒克斯元帅为波兰王的私生子，十八世纪时以武功仕法国，封授元帅。

任何骚动。于是严峻的虔婆埋怨女儿没有心肠。洛萨莉对母亲的认识，足以知道如果她觉得年轻的特·苏拉先生“不错”的话，定会招惹一顿臭骂。所以对于母亲的一切挑逗，她只回答几句所谓耶稣会徒派^①的句子，其实这俗称是不妥的，因为耶稣会徒是强者，而这些吞吞吐吐的省略句子只是弱者藏身的铁丝架。于是母亲认为女儿装腔作势。倘使不幸而华德维和特·吕泼的真性格闪露一下时，母亲便提出儿女对父母应有的尊敬，迫令洛萨莉柔顺地服从。这种争斗是在日常生活最幽密的核心发生的，表面上绝对不露声色。副主教，这位亲爱的特·葛朗赛神甫，故总主教的朋友，无论以本区主教的资格而论是如何精明，却总猜不透这种争斗曾否煽动母女间的仇恨，是否母亲先存下妒意，是否阿曼台在母亲身上追求女儿的行为已经逾限。站在世交的地位上，他既不盘问母亲，也不盘问女儿。洛萨莉，为了年轻的特·苏拉先生，精神上太吃亏了，便如俗语所说的不耐烦他，当他对她说话，想逗引出她一些心腹时，她总很冷淡。这种憎厌之心唯有母亲的眼睛看得见，永远被抓为训话的题目。

“洛萨莉，我不懂你为什么对阿曼台这么冷淡；是不是因为他是我们一家的朋友，我们，你的父亲和我都喜欢他的缘故……”

“唉！妈妈，”有一天那可怜的孩子回答道，“要是我待他好了，岂不罪过更大？”

“什么话？”特·华德维夫人嚷道。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母亲是不讲理的，也许，照你想来，母亲在无论哪一点上都不讲理？但愿从今以后，别再有同样的话从你嘴里出来，对你的母亲……”

这场拌嘴持续了三点三刻，而洛萨莉又把这一点提出了。母亲气得面孔发白，打发洛萨莉进了卧室。洛萨莉在那儿寻思这场争吵的意义，什么都寻思不出，她本是无辜的呀！因此，当勃尚松全城以为年轻的特·苏拉先生已十分迫近他追逐的目标，而他也为此解掉了领带，耗费了多少罐的鞋油，用掉了多少黑油使须髭发亮，穿旧了多少漂亮背心，用去了多少马蹄铁和绑腰（因为他穿着件皮马夹，狮子们的绑腰），其实阿曼台与对象

① 耶稣会徒派这个形容词系指虚伪与狡黠的意思。